



倚天

屠龍記

【珍藏本】
貳

金庸



廣州出版社

金庸
〔珍藏本〕

倚天屠龍記

貳

廣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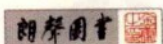
倚天屠龙记/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62-0156-6

I. 倚…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7114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7-083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图画选自董培新先生金庸小说国画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 可见到一组数码,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06691603100。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 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图为开平王常遇春，录自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梅花书屋图》，清卞文瑜绘，上海博物馆藏。画中之人似是隐居的胡青牛。

新刊補註銅人腧穴鍼灸圖經卷一



翰林院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書奉直學士

附賜紫雲龍袋臣王惟一奉

聖旨編修

黃帝內經

九、兩手足各有三陰脈三陽脈以合為十二經脈也手之三陰從臍走至手之三陽從手走至頭足之三陽從頭下走至足之三陰從足走至臍

鶴州仙人掌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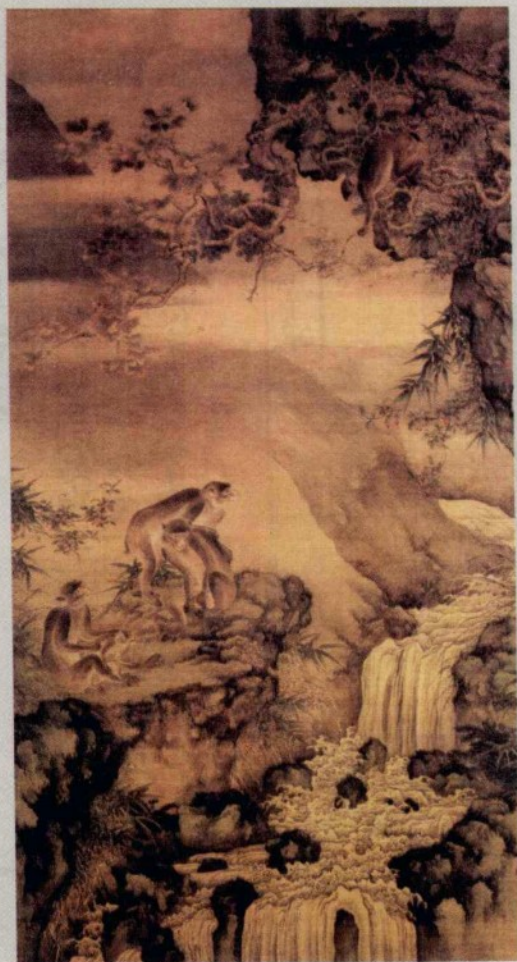
圖經曰仙人掌草生石山岩隙味微苦而無毒多於石壁

節自無時採之入藥子夏酒服蛤蜊時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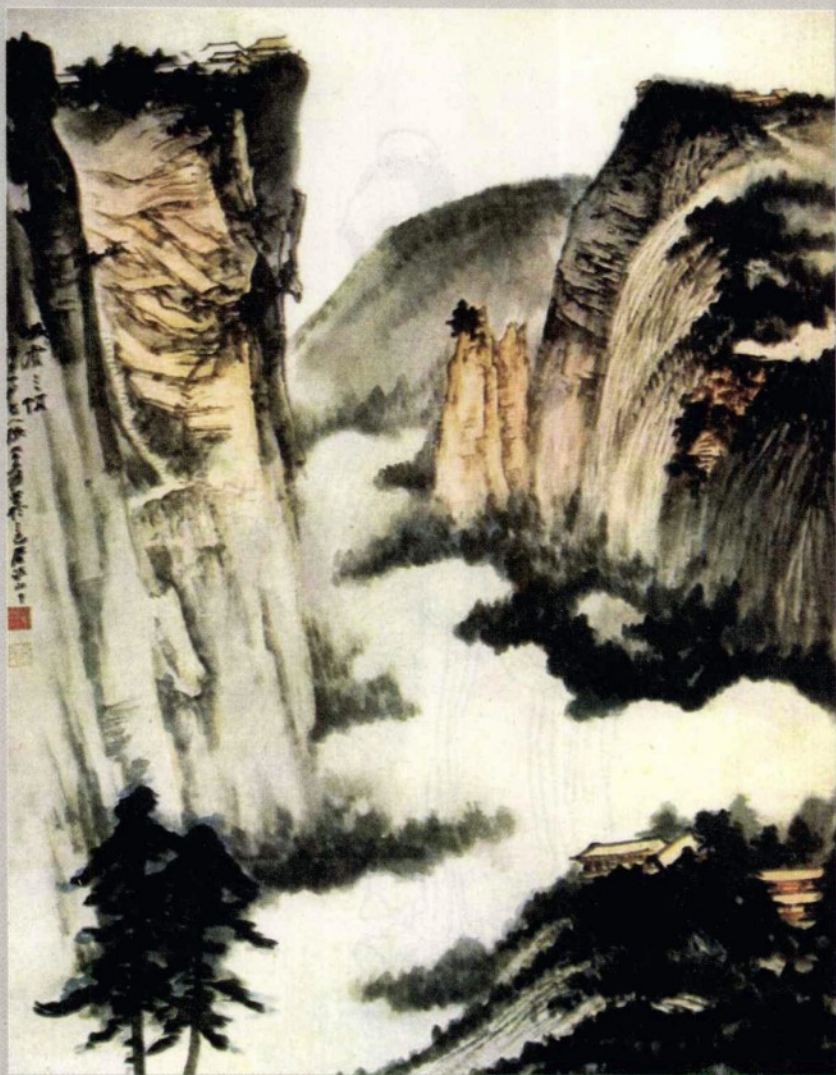
左图：元刊《大观本草》插画。

右图：金朝雕版印刷《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的一页。

以上两部医书胡青牛与张无忌都可能读到过。



《蜂猴图》，清沈铨绘。画中流泉跳珠，绿树红果，几只猴子神态各异，或像张无忌无意中闯入的香花翠谷。



《峨眉三顶》，近代张大千绘。

鐵冠道人張中



图为铁冠道人张中，录自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列仙全传》中的周颠。



《布袋和尚图》，南宋梁楷绘，上海博物馆藏。画中的和尚肥头大耳，憨态可掬，或与本书中的布袋和尚说不得相似。



十一	有女长舌利如枪		317
十二	针其膏兮药其育		343
十三	不悔仲子逾我墙		375
十四	当道时见中山狼		399
十五	奇谋秘计梦一场		435
十六	剥极而复参九阳		475
十七	青翼出没一笑颺		507
十八	倚天长剑飞寒铓		531
十九	祸起萧墙破金汤		565
二十	与子共穴相扶将		597







前面一艘小船上一个虬髯大汉操桨
急划，舱中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在后追赶的一艘大船中站着几名番
僧和蒙古武官，弯弓搭箭，向那大汉
射去。但听得羽箭破空，呜呜声响。

蘇子瞻

PDG

十一 有女长舌利如枪

张三丰带了无忌下得少室山来，料想他已命不长久，便也索性绝了医治的念头，只跟他说些笑话，互解愁闷。这日行到汉水之畔，两人坐了渡船过江。船到中流，汉水波浪滔滔，小小的渡船摇晃不已，张三丰心中，也是思如浪涛。

无忌忽道：“太师父，你不用难过，孩儿死了之后，便可见到爹爹妈妈了，那也好得很。”张三丰道：“你别这么说，太师父无论如何要想法儿治好你。”无忌道：“我本来想，如能学到少林派的九阳神功，去说给俞三伯听，那便好了。”张三丰道：“为什么？”无忌道：“盼望俞三伯能修炼武当、少林两派神功，治好手足残疾。”

张三丰叹道：“你俞三伯受的是筋骨外伤，内功再强，也治不好的。”心想：“这孩子明知自己性命不保，居然不怕死，却想着要去治疗岱岩的残疾，这番心地，也确是我辈侠义中人的本色。”正想夸奖他几句，忽听得江上一个洪亮的声音远远传来：“快些停船，把孩子乖乖交出，佛爷便饶了你性命，否则莫怪无情。”这声音穿过波浪声传来，入耳清晰，显然呼叫之人内力不弱。

张三丰心下冷笑，暗道：“谁敢如此大胆，要我留下孩子？”抬起头来，只见两艘江船如飞地划来，凝目瞧时，见前面一艘小船上坐着一个虬髯大汉，双手操桨急划，舱中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面一艘船身较大，舟中站着四名番僧，另有七八名蒙古武官。众武官拿起船板，帮同划水。那虬髯大汉膂力奇大，双桨一扳，小船便急冲

丈余，但后面船上毕竟人多，两船相距渐近。过不多时，众武官和番僧便弯弓搭箭，向那大汉射去。但听得羽箭破空，呜呜声响。

张三丰心想：“原来他们是要那虬髯大汉留下孩子。”他生平最恨蒙古官兵残杀汉人，便想出手相救。只见那大汉左手划船，右手举起木桨，将来箭一一挡开击落，手法迅捷利落。张三丰心道：“这人武功不凡，英雄落难，我怎能坐视不救？”向摇船的艄公喝道：“船家，迎上去。”

那艄公见羽箭乱飞，早已吓得手酸足软，拼命将船划开尚嫌不及，怎敢反而迎将过去？颤声道：“老……老道爷……，你……你说笑话了。”张三丰见情势紧急，夺过艄公的橹来，在水中扳了两下，渡船便横过船头，向着小船迎去。

猛听得“啊”的一声惨呼，小船中男孩背心上中了一箭。那虬髯大汉失惊，俯身去看时，肩头和背上接连中箭，手中木桨拿捏不定，掉入江心，坐船登时不动。后面大船瞬即追上，七八名蒙古武官和番僧跳上小船。那虬髯大汉兀自不屈，拳打足踢，奋力抵御。

张三丰叫道：“鞑子住手，休得行凶伤人！”急速扳橹，摇向小船，跟着纵身而起，大袖飘飘，从空扑向小船。

两名蒙古武官嗖嗖两箭，向他射来。张三丰袍袖挥动，两枝羽箭远远飞出，右足一踏上船板，左掌挥出，登时将两名番僧摔出丈许，扑通、扑通两声，跌入江中。众武官见他犹似飞将军从天而降，一出手便将两名武功甚强的番僧震飞，无不惊惧。领头的武官用汉语喝道：“兀那老道，你干什么？”

张三丰骂道：“狗鞑子！又来行凶作恶，残害良民，快快给我滚吧！”那武官道：“你知这人是谁？那是袁州魔教反贼的余孽，普天下要捉拿的钦犯！”

张三丰吃了一惊，心道：“难道是周子旺的部属？”转头问那虬髯大汉道：“他这话可真？”那虬髯大汉全身鲜血淋漓，左手抱着男孩，虎目含泪，说道：“小主公……小主公给他们射死了。”这一句话，便是承认了自己身份。

张三丰心下更惊，问道：“这是周子旺的郎君么？”

那大汉道：“不错。我有负嘱咐，这条命也不要了。”轻轻放下男孩尸身，向那武官扑去。他身上本已负伤，肩背上的两枝羽箭又未

拔下，且箭头有毒，身刚纵起，口中“嘿”的一声，便摔在船舱板上。

那小女孩扑在船舱中的一具男尸身上，只哭叫：“爹爹，爹爹！”张三丰瞧那具尸身的装束，当是操舟的船夫。

张三丰心想：“早知是魔教中人物，这件闲事不管也罢。可是既已伸手，总不能半途抽身。”向那武官道：“这男孩已死，余下那人身中毒箭，也转眼便死，你们已经立功，那便走吧！”那武官道：“不成！非将两人首级斩下不可。”张三丰道：“那又何必赶人太绝？”那武官道：“老道是谁？凭什么来横加插手？”

张三丰微微一笑，说道：“你理我是谁？天下事天下人管得。”那武官使个眼色，说道：“道长道号如何？在何处道观出家？”张三丰尚未回答，两名蒙古军官突然手举长刀，向他肩头猛劈下来。这两刀来势好不迅疾，刀锋竟带向无忌。

张三丰身子稍侧，双掌起处，已托在两人的背心，喝道：“去吧！”掌力吐出，两名武官身子飞起，砰砰两响，刚好摔入原本乘来的大船。他已数十年未跟人动手过招，此时牛刀小试，大是挥洒如意。那为首的武官张大了口，结结巴巴地道：“你……你……你莫非……是……”张三丰袍袖挥动，喝道：“老道生平，专杀鞑子！”众武官番僧但觉疾风扑面，人人气息闭塞，半晌不能呼吸。张三丰袍袖停挥，众人面色惨白，齐声惊呼，争先恐后地跃回大船，救起落水番僧，掉转船头，急划逃去。

张三丰取出丹药，喂入虬髯大汉口中，将小舟划到渡船之旁，待要扶他过船，岂知那大汉甚是硬朗，一手抱着男孩尸身，一手抱着女孩，轻轻一纵，便上了渡船。张三丰暗暗点头：“这人身受重伤，仍如此忠于幼主，确是个铁铮铮的好汉子。我此番出手虽然冒失，但这样的汉子却也该救。”回到渡船，为那大汉拔出毒箭，敷上拔毒生肌之药。

那女孩望着父亲的尸身随小船漂走，不住哭泣。那虬髯大汉道：“狗官兵好不歹毒，一上来就放箭射死船夫，若非老道爷相救，这船家女孩多半也性命难保。”

张三丰心想：“眼下无忌行走不便，若到老河口投店，这汉子却是钦犯，我要照顾两人，只怕难以周全。”取出三两银子交给艄公，说道：“艄公大哥，烦你顺流东下，过了仙人渡，送我们到太平店上岸。”